

漫天的繁星,月亮从山脊慢慢爬了上来,像个探照灯般将珠峰大本营核心区照得行走可以不用头灯。此时,这个我有生以来到的最高的地方是静谧的、寂寞的。不过,这种寂静可以让人梳理一些事情,比如我的此次珠峰之行,我在大本营核心区的生活。

生活在珠峰大本营核心区



前往大本营核心区

我作为中央电视台有关北京奥运火炬接力珠峰传递展示团队的一员于4月12日从北京出发,经过在拉萨和定日的适应调整后于4月18日随大部队前往珠峰大本营核心区。从协格尔的住地出发,一路颠簸,尤其是走在碎石路上,车子卷起的碎石打得车底盘“咚咚”作响,坐在车后面就像是在坐轿,而且还要适应不断上升的海拔高度。途经觉古拉山口时观望,4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山峰赫然出现在我们的面前,珠穆朗玛、洛子、马卡鲁、卓奥友,尤其是在藏语里被称为“第三女神”的珠穆朗玛是那么高傲地昂首其间,令第一次见到“庐山”真面目的我兴奋不已,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车子转了个弯后,世界上14座海拔8000米以上高峰中最矮的一座——希夏邦玛峰又露出了它的容颜,5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峰尽收眼底。

随后,在路过了珠峰峰、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寺庙——绒布寺后,又转了几个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珠峰大本营核心区终于到了。

大本营核心区的饮食起居

我们的营地建在绒布冰川的舌部,海拔5200米左右,占地面积2万多平方公里,整个营地被东西、南北两条相交的大路分割,央视的帐篷就围绕在分割点周围。由于南北的路最宽,路的最南边又有央视面对珠峰的两个球形演播室,因此被同事们戏称为“星光大道”。放眼望去,营地中几乎都是绿色的帐篷,其间有国旗,北京奥组委、中央电视台等单位的旗在迎风飘扬。

珠峰大本营核心区有多家单位驻扎,有中国气象局中央气象台的北京奥运火炬珠峰传递气象保障队、西藏公安消防中队领导的消防支队、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的奥运火炬研发

部、中国移动等,但要说规模,还是央视的最大,仅帐篷就有60顶左右,用了一个星期才搭建完毕。

住

我们居住的是棉帐篷,从外面看,两侧各有两个带布帘的小窗户,布帘可以卷起,以增加室内的光线,并可通风透气。掀起两边带有粘扣的棉布帘走进帐篷,第一感觉敞亮,面积有二十三平方米;第二感觉干净整洁,地上铺着红色的地毯,因为珠峰最不缺的就是石头,我们的营地就建在大大小小的石头上,为了使帐篷内的地面平整些,所以加了一层地毯。4张床,左右各两张,3把椅子、两张桌子,这些就是我们全部的家具。

由于珠峰地区的空气湿度很低,海拔5000米地方的湿度仅相当于海平面的10%左右,而且昼夜温差大,4月底的夜间温度最低可达零下十七八摄氏度,白天的最高温度有十五六摄氏度,所以我们每个帐篷都配备了加湿器和电暖器。刚开始我对珠峰的空气湿度只停留在数字的概念上,当打开加湿器,一看上面的指针停留在低湿的最低位置时,不禁想说“见过干燥的,就是没见过这么干燥的”。任凭你把加湿器开了八九个小时,指针就像粘在低湿度一样,永远不会迈进舒适区,所以不停地喝水、抹润唇膏就成了我们的不二选择。可这随即又引出了另外一个难题——上厕所。

珠峰大本营核心区的厕所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大家平时经常见到的移动式,一种是用石头建成的普通蹲厕。凭心而论,还是石头厕所比较对得起嗅觉。但不论是哪个,都离我们的帐篷有300多米的距离。在平原,这样的距离不算什么,但在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核心区,对于我这么一个初次进藏的人来说,每次去石头厕所都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而为之。尤其是在晚间没有月亮的时候,四周一片漆黑,狂风肆虐

只能靠头灯那萤火虫般的亮光在高低不平的石头上向着那个目标前行,此时生理上的需要战胜了心理上的恐惧。而且在高原,人的方位感有时会出现点问题,辨不清方向。第一次独自去石头厕所返回帐篷时,我就径直走到了气象保障队的营区,好在上午刚在那里进行过采访,知道方位关系,这才摸回了“老巢”。

眠

对于我们这些初到高原的人来说,能吃能睡是件好事。先说说睡,我到大本营核心区的第一个夜晚,就领教了寒冷和大风的厉害。半夜,帐篷被风抽得“啪啦啪啦”乱响,由于我们每张床都是挨着帐篷壁摆放,摇晃的帐篷壁随着风的节奏碰撞着我的睡袋,一下一下,令人夜不能寐。但舟车劳顿,还是使我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高原反应则随着清晨醒来悄然而至,头痛一次次打消了我起床的念头。这不禁令我想起我的同事在2003年来到这里时,每打10多个字就头疼欲裂要休息一下的感觉。好在体育馆中心的一位室友给了我一袋阿咖酚散,这才帮我渡过了难关。

夜晚的寒冷无时无刻不在侵扰着我们,每天晚上都是洗完脚后马上钻进睡袋,生怕热量有所损失,有的同事还戴上了帽子和脚套。虽说有加热器,但由于珠峰大本营核心区的电力来自发电车,电力有限,所以生活用电只能维持在19时至24时之间。早晨起来一看,脸盆里的水结上了一层一两厘米厚的冰,放在帐篷里的香蕉冻得发黑,说话的嘴吐着白雾。

经过几天的适应,也许是太困、采访太累,终于有一天我可以一觉睡到天明了。

食

我们在珠峰大本营核心区的餐厅位于营地的北部,大帐篷里可容纳百人同时就餐,早、中、晚三餐均在此采用自助的方式。由于经度不同,在这里的用餐时间比北京要推

迟两个小时左右。早就听说大本营核心区的伙食比协格尔的还要好,话还真不假,尤其是早餐,鸡蛋、牛奶、面包、粥、包子、小菜和水果,有时居然还能吃到油饼。午餐和晚餐每顿都保证荤素搭配,五六个菜外加汤,换着花样做。吃了几天后,就有同事大叫:“别再这么吃啦,我的减肥计划就要泡汤了。”原来这里有5位厨师,其中4位来自拉萨的喜马拉雅饭店,一位来自北京。北京的那位郭师傅还为我们包饺子配出了美味的馅料。

那顿“饺子宴”来得挺突然,记得一天午饭后,主管后勤的玲玲姐忽然叫住我:“王军,今天下午咱们包饺子,5点开始。别忘了。”对于好吃不过的饺子想必大本营核心区的很多人都向往已久,特别是对那些4月初就来到这里工作的人们。眼看5点就要到了,大家急急忙忙奔向餐厅,一进厨房,只见两名厨师正在剁葱和姜,另外一位面庞红润的高个子师傅正在往馅里放调料,他就是上文提到的郭师傅。

等了大概一刻钟,我们开始了包饺子行动。参与的人还真不少,男男女女的有20多人,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发挥自己的强项:擀皮的擀皮,包的包,旁边还有助威团调节着气氛。不知不觉中,3000来个饺子就下了锅。煮饺子的可不是一般的锅,是我见过的最大的高压锅,可同时煮五六百个饺子。煮饺子的阵势就够让我开眼的了,吃饺子的架势更是“饿虎扑

食”。刚往桌上一端,风卷残云,来晚的人就只好望“盆”兴叹了。说句老实话,在高原用那么大的高压锅煮饺子确实是件很困难的事儿,不少都成了片儿汤,但却是我到珠峰大本营核心区以来吃得最香的一餐。

衣

在新疆有句话:“早穿棉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我看这句话用在珠峰大本营核心区也不为过。昼夜温差相差30多摄氏度在这里是很平常的事情,因此就要求我们要适时增减衣服,一旦受风感冒,轻则到医务室打点滴,重则将被送下山就医。早晨在营地,经常是一片橙色的羽绒服在那里晃动,中午则是一片红色冲锋衣、抓绒衣唱主角,还没等太阳落山,橙色就又成了主打色。

洗澡换衣服在这里是一种奢侈的想法,在大本营核心区半个月、一个月不洗澡是经常事,换衣服也是十天半个月才有的行为,一是珠峰地区天高云淡,本身就很洁净;二是行李的容积有限,不可能能够如此长时间需要换洗的衣物。要想洗个头还得找个没风(在珠峰地区比较少见)或风小的中午,在帐篷密封的环境中,打开电暖器,快速洗完随即用吹风机将头发吹干,就连我这个短头发也得按部就班。否则,一旦感觉头皮发冷,那时就追悔莫及了。

医

在珠峰大本营核心

区,只有一间帐篷是24小时可以随时进入,那就是我们的队医宋大夫的帐篷。

宋强华,西藏军医学院感染科的副主任,1984年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临床医学系毕业后就被分配到了西藏。与他同批分来的同学有30多名,但调的调,走的走,现在只有他一个人留在了西藏,一干就是24年。对于自己将青春奉献给西藏,目前依然面临夫妻两地分居的现状,宋大夫没有说太多,只是简单的一句:“24年也就这么过来了,习惯了。”他习惯了单位、宿舍的两点一线,习惯了一个人买菜做饭,习惯了一年的大部分时间在青藏铁路沿线、可可西里无人区、珠峰地区治病救人,在这些地方,他的医术和真诚使他交到了很多好朋友,比如与央视的合作,到今年已是第三次握手。前两次分别为2003年的“站在第三极”和2005年的珠峰重新测高,这次也是央视前方总指挥黄平刚特意与西藏军医学院提前“预订”了宋大夫。

宋大夫的诊室虽然面积和我们的帐篷一般大,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进门左手边便是吸氧区和打点滴的地方,由于珠穆朗玛峰5200米登山大本营空气中的氧气含量只有海平面的50%~60%,所以为了保证在这样高海拔地区正常工作,我的不少同事都到这里吸氧补充血中的含氧量,有时地方不够,还得排队等候。吸氧区前边的床铺上摆放着药品,都是一些常备药,有芬必得、高原康、维C银翘片、双料喉风散等等,中间的桌子上整齐地码放着一些针剂,桌子的右边有两张床,其中一张供宋大夫休息使用,另外一张则提供给患者。正是那张供患者使用的床令我对我宋大夫的医德佩服有加。

那是在一天夜里,大概一点半左右,帐篷外忽然人声嘈杂起来,不时地还有汽车驶过石子路的声音。原来是技术人员王红波因为身体不适被藏族兄弟从6500米背回了珠峰大本营核心区的喇叭口。由于下山的时间不好确定,所以宋大夫就一直等到深夜。为了不影响其他人第二天的工作,在对患者进行了诊治后,宋大夫就让王红波睡在了患者的那张床上,独自一人守护,服侍患者起夜,以至于清晨起来时,宋大夫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

宋大夫医“身”:营地中不管谁有个头疼脑热,准会第一时间想到他,而且他还医“心”:由于团队中不少人是第一次到海拔高的地区,不能正确地面对高原反应,产生了很大的心理负担。于是,宋大夫就当起了心理医生,讲起了高原心理,并用自己刚到时的头痛和失眠宽慰患者,所以他的帐篷总是“高朋满座”,有的是为求医问药,有的纯粹就是聊天解忧。

这些就是珠峰大本营核心区的生活片段,简单、艰苦,有时甚至可以用枯燥来形容,但它却是人生一段不可磨灭,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的记忆。

(摘自《中国电视报》王军/文)



图为北京奥运火炬接力珠峰传递设在珠峰大本营的指挥帐篷。